

妈妈再爱我一次

■计鼎

去年春天,92岁高龄的妈妈在喂鸡时不慎摔倒,后来撒手人寰。我刚刚失去父亲仅仅40天,又痛失了母亲,心中除了悲伤,还是悲伤。

妈妈的一生,不仅有长度,还有厚度。她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里,外公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教书先生,外婆是文弱的小脚老太太。几亩薄地维持全家生活已捉襟见肘,供养我的两个舅舅外出读书就像天方夜谭。妈妈十几岁就开始纺线织布养家,这种简单的劳动无疑利润是微薄的,想要挣钱只能靠量的积累。有时为了赶货,甚至通宵达旦。无论春夏秋冬,妈妈白天黑夜操劳,无怨无悔。所幸在妈妈的帮助下,两个舅舅都学有所成,妈妈也感到欣慰。

父亲是军人,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,他性格刚正不阿,因此得罪了一些人。妈妈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减轻父亲的心理压力,有时也常常让我们宽慰父亲。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因为父亲是家里主要劳动力,每顿饭最稠的那碗总会留给父亲。尽管生活艰苦,妈妈从来没有怨天尤人,她对父亲不离不弃,两人相濡以沫。

妈妈读过七八年私塾,有文化的她是我们家的主心骨,也是黏合剂。在我的人生道路上,妈妈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。我常常想起,一家人围在火炉边,妈妈大段背诵《增广贤文》等古代优秀作品的场景。

妈妈十分重视读书,在那个盐都吃不起的年代,从来没有耽误给我们姊妹买书和本子。这在现在看来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儿,但在当时却十分不易。好在我们姊妹儿人读书都很用功,这也让妈妈欣慰。

在日常生活中,每当我面临选择,妈妈有时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,总让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。而今妈妈不幸离开人世,家有难事可问谁?

在我老婆去世以后,妈妈在应该颐养天年的年龄,以奶奶的身份充当妈妈的角色,照顾我的儿子。一年四季,早接晚送;一日三餐,洗浆补连……这些重任都是妈妈承担。

妈妈勤俭持家,和睦邻里,几十年如一日从未和别人发生过争执。她总是忍辱负重,心中总是为别人着想,唯独没有她自己。妈妈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情况下,还能力所能及地接济亲朋好友,乡里乡亲。妈妈用一生的行动诠释了镌刻在墓碑上的五个字: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。

妈妈出棺时,我一步一叩首地爬行到她灵前,放声大哭。拥有时不知珍惜,失去了才知弥足珍贵,我总以为来日方长,谁曾想诀别就在眼前。我多么想推着轮椅上的妈妈漫步在乡间的小路上,无论是疾病或健康;我多么想妈妈再爱我一次,哪怕是在梦中。可一切都不可能,纵有万般不舍,一切都成为过往,也成为永恒。

如今半年时间过去了,我想问苍天:妈妈在那边还好吗?这些日子里,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她。

思念成河

■金敬生

我一直很思念影响我一生的一位好首长,他也是我的一位好兄长。他就是原市委常委、十堰军分区政委吴琛泉。他于2013年9月26日因病去世,今年是10周年。思念在我心中流淌成河,我将那些难忘的记忆用点点滴滴的文字记录。

我与吴政委相识于1983年8月,当时我在原南阳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当干事,他从河南调任原南阳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,不久升任主任。1986年1月,任市委常委、十堰军分区政委。

我曾一直在其领导下工作,和他相交多年,做过宣传、组织、干部、秘书工作,直至张湾区区委常委、人武部部长。

至今回忆起来,他在我心中从来都是值得尊敬的人。

吴政委洁身自好,眼睛里容不得半点沙子,不光是做人如此,生活上干净也是出了名的。他戎马一生,对军装情有独钟,永远穿着烫得笔挺的军装,一尘不染。他常年穿一件白衬衫,干干净净,熨烫得整整齐齐,在我眼中闪闪发光。在夏天,我有时被那洁白的光闪得似乎睁不开眼。

他不仅时时把自己收拾得利利落落,对居住的环境卫生状况要求也高,无论多差的房子,只要他居住总是一尘不染。他对伴侣、子女的要求很严格,鼓励他们正直做人、认真做事。他唯一的儿子原在广西部队,省军区领导关心,欲将其调回,他明确提出不能调回身边,这样影响不好。后他的儿子被调至襄阳军分区。

1989年春节前夕,我跟随他走访慰问老干部,座谈会上剩下两包中华烟,我拿着放到他办公室,他非常严肃地叫我交给后勤部,并说公家的便宜一丁点都不能占。

他讲的课,我至今都还记得。他经常讲,干净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和成事之基,个人干净就是要留清白在人间。那时候,他似乎在我心里埋下了一个概念:男人并不一定要像《水浒传》里那样大块吃肉、大口喝酒,真正的男子汉要保持一种干净而得体的优雅,这种优雅其实是一种修养。以至于后来的成长,我会对真正的绅士风度肃然起敬。

他是一位最讲规矩的领导。比如上班,他总会提前来到办公室,下班只要还有一分钟,他也不会走。开会从不拖拉,他喊一声开始开会,然后什么废话都没有,直接讲会议内容。时间快到了,无论什么事情,他都会很快结束,按时散会。他从来不说再耽误两分钟,他永远都是像风一样地来,然后像风一样地走。

他很务实,经常深入基层调研,具体指导,解决实际问题。他经常说,要把心思全部放在部队建设上,不搞请客送礼那套,要靠自己努力工作。他以身作则,要求下面做到的,自己首先做到,要求下面不做的,自己首先不做。1990年秋,他的父亲在安徽老家去世,后勤部派车送他,他说我不能因私事用车,便自己坐火车回去,几天后又坐火车回来了。

他去世10年,每当我想起,总觉得音容宛在。他真正做到了要留清白在人间。



怀念么爷

■李江

又是一年清明节,我不由得想起么爷,么爷去世已经快30年了。

么爷是爷爷的同父异母弟弟,很早就离开家乡。后来调到邻县政府工作,先后担任过县政府常务副县长、县政协主席等职务。

么爷堂兄弟姊妹多,侄男侄女也多,当初也有人去找他,请求找个工作或办点事,但他总是说让大家好好读书,依据党的政策办事,临走时往往给他们塞点路费,请托之事他都没有开口找人去办。慢慢地,老家的人也理解了。老家远亲近戚都靠双手勤劳致富,没有因为么爷当干部而沾光。

我的父亲上世纪60年代初中毕业,在当时应该算是文化人。么爷没有找关系给父亲安排工作。父亲在老家种地,闲暇之余走村串户卖些小商品,和爷爷奶奶带着一家老小熬过了艰难的日子。父亲也理解么爷,他常用么爷的话告诫我们:当干部就要一心为公,不要私心太重。

我读初中后,每学期都在父亲提醒下给么爷写信,汇报家里及我的学习情况。那时家里分到了几块土地,父母带着我们春种秋收,日子渐渐越过越好了。么爷总是用毛笔给我回信,虽然回信文字不长,但字里行间满是长辈对晚辈的关切。那流畅的行楷,如行云流水,令人心生敬佩。

我在师范学校上学时,一次么爷到县里参观,专门抽时间去看我。他希望我珍惜大好时光,好好读书,取得好成绩。临走时,他还从衣兜里掏出五张十元的钱给我。么爷知道家里给我的钱不多,希望我用这些钱改善生活。

师范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乡中学教书。寒假里我去看望么爷,么爷叮嘱我要努力工作。我谨记么爷教导,认认真真地从事教学工作,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绩。

在我参加工作第三年的夏收时节,正在地里帮父母收小麦时,接到么爷因脑溢血去世的消息。那一年他60岁,刚刚退休。

在追悼会上,我听到的是领导对么爷的溢美之词。么爷一生把心思用在工作上,尽心尽力,勤勤恳恳,没有动用权力在老家建设一点点私产,没有为老家亲朋谋取一点点私利,获得的是党组织的肯定和人民群众的好评。

在后来的工作生活中,当我有私心杂念时,就会想起么爷。么爷虽然离开了我们,但他的敬业、清廉形象却永远树立在我们心中。

16



清明·长记忆

责任编辑:马俊杰
2023年3月29日 星期三
编辑:杨箫瑟

